

列
冲虚至德真经释文

子





子 列

注 漢 張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列子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列子卷一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戴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

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饑。

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

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

今塊然之形也。

不生。

生物而不生者也。

有化。

今存三變改也。

不化。

化物而不自化。

者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

化者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整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

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代謝元開。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

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无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无形无影。无逆无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

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動。**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

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

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遺乎。**子列子曰。**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无形。**謂之生者則无。无者則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

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无。本同於无而非无也。此明有形之自形。无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天地无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

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呼。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竊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

故寄名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

變耳。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

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備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

萬物无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王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有所否。物有所通。大體適於一方者。造餘陰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

化者不能遠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員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養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

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无待。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

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无爲之本。无爲之本。則无當於一象。无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无變化也。

皆无爲

之職也。

至无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

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知盡則无知。能極則无能。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

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无以生。事而爲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語。名之而无名。視之而无形。聽之而无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觸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子列子

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髀。攬蓬而指也。

攬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

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蠶爲鶉。

事見蠶子。得水爲蠶，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蠅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陵屯，高潔處也。則爲陵鳥。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爲

鳥足。此合而相生也。鳥足之根爲螻蛄，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爲螻蛄之本，其未散化爲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

狀若脫，其名曰駒掇。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駒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徐骨。乾徐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

爲食醯，醯頗輅。食醯頗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瞽芮。瞽芮生乎腐蠹。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鵠之爲鷓鴣，鷓鴣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鵠也。

鷺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之爲猿也。此皆無所困惑，自然而變者也。魚卵之爲蟲。

實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實音蟬。山海經云：實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牝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鷗。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鷗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霧，純雄其名穉蜂。大霧，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

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鴿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

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日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木。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

厥昭生乎

濕。

此因蒸潤而生。

醯雞生乎酒。

此因酸氣而生。

羊奚比乎不筍。

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生青寧。

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從隱至於程。皆生生之物。她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生。

未嘗暫无。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永不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

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爲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

无動

不生。无而生有。

有之爲有。恃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无。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

固无差也。

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无終无始者也。

道終乎本

无始。進乎本不久。

久當爲有。无始故不終。无有故不盡。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无生无滅。

无形者。

此无刑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无形者也。

本无形者。初自无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

既形而復反於无生无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盡亡也。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

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

真宅。太虛之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

反其根。我尙何存。

何生之无形。何形之无氣。何氣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无物焉。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无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

而言者也。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此於赤子。

其

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切不與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禮將休焉。物莫先

焉。

休息也。已无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

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无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搖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无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

底當。

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耨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

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

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

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

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幾觸事而夷。故无慙歎。

少不

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云憂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

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无窮。

也。已。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去

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无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立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无所遺。夫冥內逆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

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木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

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望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壙。鬲翼開知。息七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若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

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

而蜀善古之无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慣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食欲從肆。當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微也。德者得也。微者

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

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最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記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

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

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爲

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

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至虧喪凋殘。方

欲鼓錘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礪音毀。彌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无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

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所謂川竭谷虛。損盈成

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濟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

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

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之蟲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聞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

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

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人獸之質。則所謂天者。豈阻遠而无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之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城。況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

壞。其人舍然大喜。含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破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戲喻。使目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

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

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

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

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

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

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閒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

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无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

舜欲明羣有皆同於无。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况无哉。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

據有此身。故重發問。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是一氣之偏積者也。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

積和故成生耳。

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

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申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

不知所知。

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張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

極。則无形无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

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

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凡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

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尙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尙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恐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尙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

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盜

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

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仞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兒矜伐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假外物以爲己有

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籍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國氏之盜公道

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无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

亡公私者

亦盜也。

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无心者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无公私。理无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

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知

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无差也。